



但有梅花便不同

羅達年

本期舊生會《會訊》介紹一位文采風流的皇仁舊生——關品方同學。他是63-70的舊生，在校時以理科生而出任中文學會主席，兼學生報《文苑》總編輯。70年高考雖成績優異可順利入讀香港大學醫學院，但由於因緣際會，他轉讀社會科學。品方兄數十年來不減對中國文學的熱愛，近年利用工餘時間，撰寫長篇小說《對決》，共13萬字，現正付梓。不日面世，深信會一紙風行。筆者近日得睹該小說的「後記」，擊節讚賞之餘，復徵得品方兄同意，將文內述及的梁啟超書箋真跡複印於本會訊刊登，並邀得校友歷史學家陳福霖教授為該書箋予以鑑證並詳加註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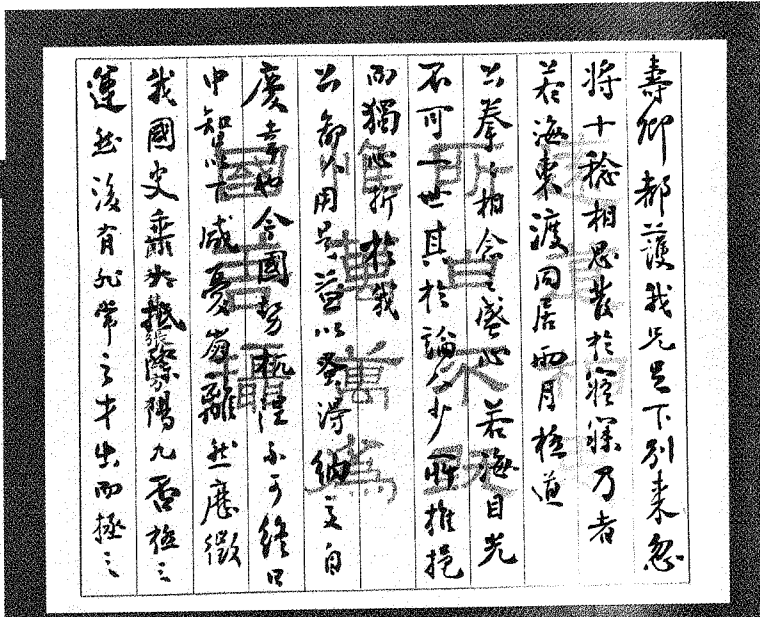
「平常一樣窗前月，但有梅花便不同。」筆者服膺品方兄孜孜不倦的自勉精神之餘，特節錄小說《對決》後記的部份章節，供學友們先睹為快，並預祝小說出版成功。

小說《對決》的後記節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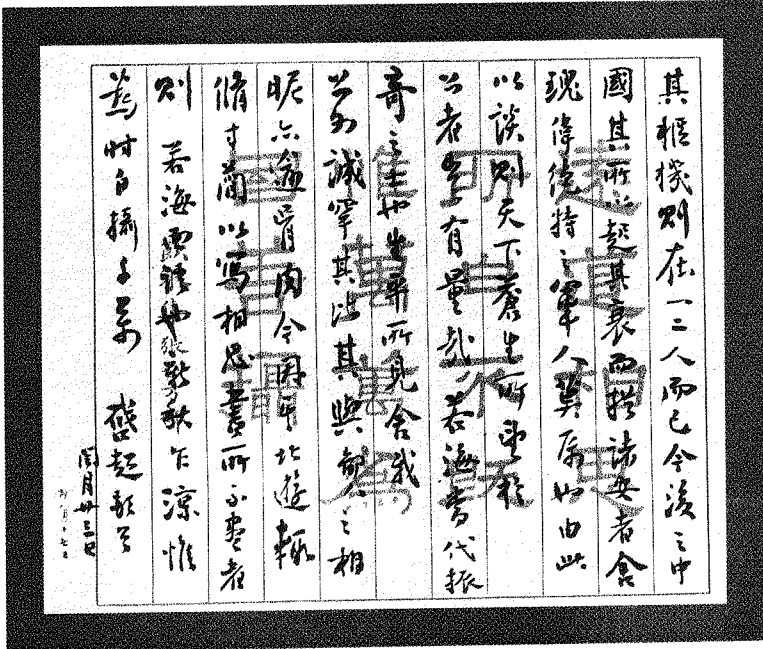
『中國和日本是兩個亞洲大國，又是文化、經濟及政治方面在歷史上都有互動的鄰國。明治維新以來，近百五十年中日兩個民族之間的糾葛和紛爭，是一個大題目。筆者嘗試從一個側面和某種角度，通過小說中的人物彼此之間的半生經歷和契闊，反映過去半個世紀以還、這樣一個變動的大時代裡的悲歡離合和愛恨情仇。今後半個世紀，中日之間的關

係將會出現什麼樣新的變動，會否非要在戰場上再來一次對決不可，這中間存在著太多不確實的變數和各種可能性，我們只能拭目以待。但儘管局勢不明朗，兩國人民在戰爭與和平的抉擇之間，總避免不了要有往來和溝通。恐怕戰爭固難，和亦不易。八年的狹路相逢，浴血拼殺，是中日之間歷史的傷口。這傷口形成長長的一道疤痕，或許表面上雖已愈合，但恐怕內裏仍有血水和膿瘡，未得根治。

這本小說中的人物都是不徹底、曖昧和受委屈的。在我們的周遭，活生生都是這一類可歌頌可詛咒、可敬復可憐的人物。世無英雄，代無完人；他們都受到自身性格的制肘和命運的播弄，但又不甘服膺於環境的約束和機遇的局限。讀者們可自行判斷，在「時代的巨輪」不斷前進的關口，躑躅在這樣一條漫長而坎坷的人生路上，有多少事情真由他們作主？他們各自的命運和契合，在那時空交聚的一剎那，都容不得他們挑選，而他們也就這樣走在一起，不問前生今世，也不問來世今生。愛和恨可以互相逆轉，情與仇可以彼此刑剋。這豈不就是我們熟知的人生況味？彷彿一生之中幾許辛酸、喜樂和哀愁都經歷到了。筆者在創作的過程中，和書中的這些虛構的人物一同渡過了七百多個日日夜夜。我和他們可說是「共看明月應垂淚，一夜揪心八處同」，有這樣一種刻骨銘心的共鳴。當我們以寬容和體諒的態度來看待人



信箋上印有「遠道相思 所白不既 惟萬萬為國善攝」及「飲冰集張公方碑」



QCOBAN Newsletter

情和世故時，或許我們都會因為懂得，所以慈悲。晏殊說得好：「一向年光有限身，等閒離別易銷魂，酒筵歌席莫辭頻。滿眼山河空望遠，落花風雨更傷春，不如憐取眼前人。」我疑心設若人們能夠從這個角度善待他們一生的遇合，也許在感情路上會少一點遺憾，多一分滿足。語云：「可憐人有其可恨處。」如果讀者們從故事中能夠獲得一點啟發，那筆者就心滿意足，覺得不枉這一番心力了。

筆者祖籍廣東省南海縣；對近代歷史人物，卻不喜康南海，惟推崇梁任公。這不單是因為敝祖上與任公遊，而且筆者於今保有他約一百年前的一封寄自東京的書信真蹟（將於適當的時候會適當地處理），而是真心實意地服膺他的學問和人格。梁啟超，字卓如、號任公，廣東新會人。一八九九年舉人。戊戌變法（一八九八年）失敗後，逃亡日本。辛亥革命（一九一一年）後，曾擁護袁世凱，出任中華民國司法總長。袁氏稱帝後討袁。張勳復辟後討張。梁氏晚年在清華大學任教，兒女都成材，各有建樹。任公在這變動的時代裏的憂國之思，熱誠可感。筆者對日本的情意結，或許以「愛之深，恨之切」來形容，不算過份。日本人民作為個體，有其本質上善良的一面；但日本民族作為集體，有其本質上兇殘的一面。這真是大和魂的特性，所謂詭異的矛盾統一。筆者數度居留日本，前後共七年。自八十年代中期離開

日本後，迄今仍維持業務上及朋友間和日本的聯繫，算是一個知日派吧。想當年，梁任公留日九年後，曾於一九零七年短暫歸國。其時國事日非，梁氏不得要領，於次年（一九零八年）再次東渡，民國成立（一九一二年）後始重返故國。梁氏於一九零八年再赴日本後，填有「金縷曲」一闕，詠燕子寄滬上諸同志。詞云：

瀚海飄流燕，乍歸來，依依難認，舊家庭院。惟有年時芳儷在，一例差池雙剪。相對向，斜陽淒怨。欲訴奇愁無可訴，算興亡，已慣司空見。忍拋得，淚如線。故巢似與人留戀。最多情、欲黏還墜，落泥片片。我自殷勤啣來補。珍重斷紅猶軟。又生恐，垂簾不捲。十二曲闌春寂寂，隔蓬山，何處窺人面？休更問，恨深淺。

這首詞婉約有餘而豪邁不足。蓋棺論定，梁氏是思想家、學問家和政論家，而非政治家。書生論政，畢竟如此而已。筆者居於祖國的邊陲，而且九七年前形格勢禁，縱有民族之情、家國之思，毋寧也是咄咄書空，難展馳騁江山、報效中原的抱負，實足引以為憾。

二零零六年三月九日
關品方 謹識

梁啟超書箋內容註釋

- (1) 壽卿：即滿人長福，曾任清朝駐日本神戶領事。
- (2) 十稔：稔即一年之意。十稔便是十年。
- (3) 寤寐：睡夢之中。
- (4) 乃者：現在。
- (5) 若海：潘博（1870-1916）之別字，南海人，康有為的學生，曾寄居於長福家裡。
- (6) 推挹：推許。
- (7) 蚤：（古）與「早」字同。
- (8) 机隍：不安。
- (9) 崩離：國家解體的意思。
- (10) 陽九否極泰來：「陽九」，見《易經》，又稱上九，至頂而極，即否極泰來的意思。
- (11) 相昵：昵與暱相同。相昵、就是相親的意思。
- (12) 逾：過也。逾骨肉，即有過於骨肉的意思。
- (13) 寸簡：簡即箋。寸簡、便是指書信。
- (14) 面語：當面告訴你。
- (15) 惟為時自攝千萬：但請因時自我珍攝，千萬珍重。

壽卿都護我兄足下：別來忽將十稔，相思發於寤寐。乃者，若海東渡，同居兩月，極道公拳拳相念之盛心。若海目光不可一世，其於論人，少所推挹，而獨心折於我公，鄙人用是益以蚤得納交自慶幸也。今國勢机隍，不可終日，中智以下，咸憂崩離。然歷徵我國史乘，大抵際陽九否極之運，然後有非常之才出而拯之，其樞機則在一二人而已！今後之中國，其所以起其衰而措諸安者，舍瑰偉絕特之軍人莫屬也。由此以談，則天下蒼生所望於公者，豈有量哉！若海當代振奇之士也，生平所見，舍我公外，誠罕其比，其與鄙人之相昵，亦逾骨肉。今因其北遊，輒修寸簡，以寫相思。書所不盡者，則若海面語也。新秋乍涼，惟為時自攝千萬。

啟超頓首
閏月廿三日
即八月十七日